



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

右派国家

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 (John Micklethwait)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Adrian Wooldridge) / 著

王传兴 / 译

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



右派国家

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英]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 (John Micklethwait)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Adrian Wooldridge) / 著

王传兴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 (英) 迈克尔思韦特, (英) 伍德里奇著; 王传兴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086-4464-6

I. ①右… II. ①米… ②伍… ③王…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美国 IV. ①D77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0099号

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

Copyright © 2004 by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著 者：〔英〕约翰·迈克尔思韦特 〔英〕阿德里安·伍德里奇

译 者：王传兴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字 数：550千字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张：2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京权图字：01-2013-7140

书 号：ISBN 978-7-5086-4464-6/D·276

定 价：5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献给特莎·米克尔思韦特、乔舒亚·米克尔思韦特和多拉·伍尔德里奇

：

序言

撰写这篇前言时，数千名美国保守派人士正在参加2014年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包括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等州长，以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罗·鲁比奥（Marco Rubio）、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科鲁兹（Ted Cruz）等参议员，还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门外汉，所有能够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潜在总统候选人都抵达会场，向参会人士大献殷勤。他们参会的目的都是表达自己的忠心。堕胎、增税、非法移民、阿拉伯恐怖主义活动，当然还有奥巴马医改，这些都被斥为撒旦的工作，或者至少是撒旦在白宫安插的助手犯下的事。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甚至在嘲讽总统时引用了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话（“他们让你拿你的英雄去交换鬼魂吗？”），而即将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打一场硬仗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则紧握着步枪走上台，就像邦·乔维（Bon Jovi）在《活在祈祷中》（*Livin' on a Prayer*）里唱的那样，向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Coburn）展示这件作为全国步枪协会终身成就奖的武器。

这样的场景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集会上是难以想象的，可在美国，这几乎算不上新闻。这就是我们在这部书中描述的右派国家，而且如今它依然充满活力。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些人主宰着这个世界最强国家的两大政党之一。前文所提的众多谄媚者中还很可能出现一个美国总统。保守美国十分重要，不仅对美国如此，对世界亦然。

《右派国家》的核心是人类学研究，它研究的是一个部落，或至少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部落。本书尝试站在尽可能客观的立场上描述何处是保守美国的起源，什么是保守美国的信仰，保守美国又在乎些什么。许多记者都不曾探究“右派国家”那一幅

由枪支俱乐部、福音派教会、家庭教育者、反堕胎人士和自由派小团体组成的肖像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人类学几乎没有改变。

但早在2004年，我们也曾有过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和党是美国政府中的天然一党，美国政治的风向正在向右转；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强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后者的说服力似乎比前者要强得多。

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虽然发生过种种夸张的举动，但我们无法就此断言保守主义运动像过去那样影响了政治气候。在2004年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乔治·W·布什正谋求连任，右派也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自此以后，美国政治的风向基本向左转。奥巴马连续两次当选总统，2008年领先六个百分点，2012年领先三个百分点。共和党则饱尝自己种下的苦果，2008年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2012年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总统竞选中都表现不佳。但即使考虑糟糕的选战策略，美国政坛也确实已经开始左转：奥巴马减少了在海外的扩张，开始专注于扩大国内的补贴范围。现在，一个“社区组织者”起家的人领导着美国。

如今回想，我们低估了民主党在人口和组织这两方面的能力。民主党拥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强大选民军团，尤其是其中的少数族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单亲妈妈（她们认为堕胎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和公共部门员工（国家扩张的既得利益者）。而之所以民主党总是比共和党更加了解数字世界，也仰仗于第四大选民群体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共和党则成了一个反对同性恋的老牌白人党。

公平地说，“右派国家”有一条“退出”条款。我们曾警告，如果共和党人将他们最差劲的本能发挥出来，与南部各州走得太近，过于盎格鲁化，或是表现太过极端，那么我们所预测的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未来图景就不会出现。共和党人沉溺于此难以自拔，大有赶超20世纪60年代走过同样道路的美国左派之势。

小布什担任总统使共和党付出了巨大代价。伊拉克战争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摧毁了共和党最可靠的力量。通常，希望美国在乱世之中保障自身安全的人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如我们解释的那样，这是支持防务的“爹地党”，与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妈咪党”相对）。“9·11”事件成为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共和党在2004年用“反恐战争”把民主党打得一败涂地。但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一堆丑闻（“使命完成”）和失败行动则葬送了这个极有利的条件。2006年，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5%的民众支持小布

什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有54%的民众认为政府蓄意误导他们对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有63%的受访者不信任小布什政府报告的有关其他国家的可能威胁。

同时，小布什还使民众不再相信共和党支持小政府的理念。他推出了自他的得克萨斯同乡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卸任之后规模最大的政府支出扩张计划，引起右派人士的强烈反对。他的处方带来的效果是美国政府补贴四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扩张。他大约增加了60%的联邦教育经费，还添了大约七千页联邦法规。

“增长俱乐部”领袖派特·图米说得没错，保守主义势力的基本力量对“厌恶完全抛弃了有限政府理念的小布什政府”。

然而，也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完全否定小布什。美国国内力量增长最快的是拉丁裔选区，它们在共和党主导的阳光地带中也至关重要，小布什始终认为，如果共和党想执政，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小布什在当选得州州长时赢得了大部分拉丁裔选民的选票。但是，最近共和党在移民政策改革上用冒失的敌视举动和排外的言辞排挤拉丁裔选民。这不仅减少了共和党重夺总统宝座的机会，在拉丁裔选民众多的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甚至是得克萨斯等州，共和党在未来的长期影响力也被削弱。林登·约翰逊曾说，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使他们失去了南方的一整代人；现在，共和党反对移民政策改革也可能使他们失去一整代拉丁裔的选票。

共和党人还在社会问题上表现极端。美国人目前依然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但共和党人似乎表现得更为顽固。在本书写作期间，要做一个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变得越来越困难。共和党人同样在同性恋、持枪权甚至是科学等社会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强硬。在2012年大选时，民主党似乎首次比他们的对手表现得更愿意讨论“上帝、同性恋和枪支”。

奥巴马执政的这些年，政界一直试图掩盖的保守主义美国的分裂趋势正在显现：社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鹰派和鸽派之间产生分裂；体面的“乡村俱乐部”和民粹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知识分子和脱口秀主持人之间产生分裂。约翰·麦凯恩将萨拉·佩林（Sarah Palin）作为副总统搭档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还在共和党党内引起了公开战争（也使他自己的团队起了纷争）。有些人对佩林纯粹的民粹主义感到兴奋。另一些人则认为她是一个不牢靠的乡巴佬，不能待在政治决策的核心层。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的儿子，右派共和党的内部刊物《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的创始人克里

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在内的许多老共和党人都宁可把票投给奥巴马—拜登的组合，而非麦凯恩—佩林。

所以，我们所做的关于共和党正使得美国政坛变得越来越封闭的争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势在预测范围之外。即使奥巴马两次入主白宫，依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形容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这就是明证。右派国家也许输掉了两次大选，但它并未躺在地上任人摆弄。小布什刚走下舞台，茶党就从保守主义美国的腹中诞生——全国各地自发涌起一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准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非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出生地怀疑运动，参与运动的人认为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被茶党浸透的共和党人控制了众议院，并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多次阻挠奥巴马倾注心血的议案通过。他们尽可能地拖延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多次驳回民主党的人事提案，还迫使奥巴马比之前所有的总统都更加频繁地使用行政命令。在写这篇前言时，共和党人看起来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表现良好，而且也很有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的可能。

我们认为本书所提的第二种说法依旧成立：美国比欧洲更加保守，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人在追求个人权利，尤其是持枪权、家庭观念（特别是基督徒价值观）以及超级爱国主义时，都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哈佛的教授与牛津和巴黎的教授十分相似：他们都同样单调乏味。但枪支俱乐部的成员、在家教育的圈子或福音派教会的成员，这些只有美国才有。

茶党共和党人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者。但美国人的许多典型特征在欧洲却属于右派特征。奥巴马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拒绝接受财政经费，并自筹到了大量资金，他很快就放弃了对说客的禁令：他最亲密的支持者循着前任小布什政府的脚步进入了获利颇丰的私营部门；他的“社会主义”医疗保险改革迫使美国人像购买车险那样购买医疗险；他还鼓励公众从公共或私人机构购买医疗险。这与欧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有着天壤之别，而且美国政府可能也无法因此而控制那早已失控的医疗开支，因为这项措施把决定权交给了私人医生、医院和保险公司。比尔·克林顿曾宣布他基本上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他的意思是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相同。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巴拉克·奥巴马身上。

自2004年《右派国家》面世以来，美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

充满魅力的年轻黑人拯救了民主党；一个民粹主义的茶党从外围突入，改变了共和党；围绕着医改和其他补贴展开的争论已经使得这个国家开始四分五裂。但我们依然认为美国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比其他类似的欧洲国家更为保守，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特色也鲜明，这些运动可能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开展。想了解美国，必须首先了解右派国家。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2014年3月



中文版前言

保守主义前进的脚步停下来了吗 ——对右派美国的思考

30年前，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选择“劳工前进的脚步停止了”作为马克思纪念演讲的主题。就他的角度来说，由于美国式保守主义的崛起，随后发生的事情比他预想的更糟。这篇写在艾奥瓦州党团会议和2008年1月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夕的文章，见证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复仇吗？美国保守主义前进的脚步停下来了吗？

我们将在本书中解释，右派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了。共和党在选举上的成功引人注目：1980年以来，赢得了7次总统选举中的5次，并且在1994年戏剧性地夺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是民主党控制该机构近50年后的第一次。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右派在形成美国政治气候方面的成功。共和党只是美国右派那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右派所隐藏的力量在于其保守主义基础。美国拥有一场充满生机且独一无二的保守主义运动。每个州都在夸耀本州那些为赞成持枪权、反对税收和堕胎而战斗的组织机构。基督教右派可以号召它的大教堂和福音派基督教大学，他们也创立了强大的反权势集团智库和压力集团。

而许多美国人虽不是这场保守主义的运动成员，但也很开心地拥抱“保守主义”这个标签。他们喜欢视自己为畏惧上帝的爱国者，不喜欢大政府，并且在犯罪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态度严厉。例如，2004年，差不多有1/3的选民自认为是保守派，只有20%的人自认为是（美国左派所称的）“自由派”。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政治中的最大变化，或许就是文化上保守的南方白人大量出走，由民主党改投共和党。

然而，今天这一强有力的运动正深陷麻烦之中。老牌的保守主义活动家情绪低落。[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这位强有力的保守派说：“我还从未见过保守派像今天这样彻底厌倦过。”]共和党的政客忧心忡忡，担心在选票上他们名字边上的字母R（Republican）变为红字，而另外一方正得意扬扬。民主党民

意测验专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断言，脱离保守主义的变化简直是“惊人的”。

心已变乎

2008年，民主党在白宫的较量中重新夺回有利的地位。由于个性和天赋的重要性，总统政治总是难以预测。但是，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要有信心得多，有40%的共和党人相信民主党将赢得选举，而与之相比，只有12%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将会获胜。民主党人募集到的款项要多得多。而在选民这一领域，民主党人也要比共和党人高兴得多，61%的民主党初选选民对他们选择的总统候选人感到高兴，而只有36%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这样认为。一般民意调查显示，倾向于选择民主党人做总统的选民，比倾向于选择共和党人做总统的选民高出21个百分点，这是自水门事件以来从未有过的差距。

民主党有两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一位身后有着强大政治机器支持、步履稳健的政治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个富有魅力的新人，他以他那党派色彩较少的政治制度的见解来激励民主党人。这两位候选人，无论是哪一位都可能获胜。

共和党则显得远为混乱。约翰·麦凯恩虽然是位有经验的政治家，但不受基层的保守派欢迎；迈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虽然受到福音派基督教徒的欢迎，但缺乏经验；米特·罗姆尼是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但被认为是棵墙头草；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Rudy Guiliani）虽然在“9·11”事件中有着英雄般的表现，但也是个结婚三次的社会自由派——他试图赢得一个在社会问题上立场保守的政党的支持。

民主党人也有可能继续控制国会。2006年，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国会参议院、州长席位和州立法机关分别多斩获了31、6、6和321席，这股势头依然未见减弱。2008年，共和党需要守住的参议院脆弱席位比民主党多，其中有4席尤其危险，而且他们在竞选资金上落后于民主党人。赞成民主党控制国会的公众比赞成共和党的要多出10~15个百分点。私底下，共和党人用“灾难”“世界末日之战”这样的词来形容2008年。

政治地理在朝民主党一边倾斜。共和党还没有过在俄亥俄州败选而赢得总统席位的先例。但是在2006年，民主党在俄亥俄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一个众议员席位，并获得了州长席位。同年，民主党人也证明自己能够远远推进到红土地地区的各州：他们在印第安纳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蒙大拿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在艾奥瓦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科罗拉多州获得州长席位，在亚利桑那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弗吉尼亚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共和党甚至在得克萨斯州也有麻烦了。

总的来说，人们关心的问题也在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倾斜。2007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对收入不平等的担忧，与对社会安全网的支持同步增加；认为“政府应该关心那些无力关心好自己的人”的比例，由1994年共和党革命高潮之际的57%上升到今天的69%。民意调查也显示，那些推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共和党反叛的事务，如传统的道德价值，也呈退潮之势。

在博客云集和新闻24小时滚动播出的时代，政治情绪可以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未来投票模式的多数主要指标，也都有利于民主党人。2002年，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43%），与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43%）平分秋色。而今天，50%的人认同民主党，相比之下，只有35%的人认同共和党。共和党在独立选民中的表现尤其糟糕，而独立选民是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独立选民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是17：11。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在18~25岁年龄阶段的人当中，认同共和党的人已经从1991年的55%下降到今天的35%。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托尼·法布里齐奥（Tony Fabrizio）警告说，年龄在55岁以上的人支持共和党的人数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28%上升到今天的41%；而与此同时，年龄介于18~34岁之间支持共和党的人数比例，则从25%下降为17%。无怪乎见证了2004年小布什先生胜利的共和党主席肯·梅尔曼（Ken Mehlman），现在正建议用对冲基金来应对倾向民主党的美国。

由于共和党本能地反对移民改革，它已经疏远了美国选民中增加最快的群体——西班牙裔。在众议院的竞选中，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西班牙裔从2004年的55%增加到2006年的将近70%。共和党最近对《麦凯恩—肯尼迪移民法案》（*McCain-Kennedy Immigration Bill*）的阻止——一次浸透了歇斯底里和仇外情绪的反抗——稳固了那69%的西班牙裔选民的立场。疏远西班牙裔，不仅使共和党在有大量西班牙裔的州——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乃至得克萨斯——的多数地位岌岌可

危，而且也给未来的民主党政府拱手送上一份礼物，使之有机会以未来的移民改革来加强对西班牙裔的掌握。林登·约翰逊曾指出，民主党支持民权的代价，使其在一代人中间失去了南方的支持；共和党反对移民改革，其代价可能是在一代人中间失去西班牙裔的支持。

在社会问题上共和党同样激起了中间选民的反对。宗教右派反对堕胎总是会对选举产生影响：只有30%的选民赞成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①。但是，2004年之后，社会保守派进一步在联邦婚姻修正案和“特丽·夏沃事件”^②上测试人民的耐心。足足有72%的共和党选民反对共和党人企图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维持一个脑死亡妇女的生命。选民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进行了报复，用“拯救行动”（Operation Rescue）主席特洛伊·纽曼（Troy Newman）的话来说，这是“血腥星期二”。宗教右派最著名的拥护者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选举中只得到了41%的选票；社会保守主义最著名的黑人拥护者肯·布莱克韦尔（Ken Blackwell），在俄亥俄州的州长席位竞选中令其蒙羞地走向失败。从堕胎到同性恋，社会保守派在所有事情上都失去了投票主动权。

小布什的遗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右派内部分裂的明显原因，是小布什总统职务的内部分裂。小布什是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民众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总统——只有30%。

① 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宣布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在本案中，原告挑战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一项法律，它规定，实施堕胎则为犯罪，除非关系孕妇的生命。这个案件涉及一个化名简·罗伊的未婚女子，她想要安全而合法地终止怀孕。最高法院站在罗伊的一边，否决了得克萨斯的法律。在判决中，最高法院第一次认可宪法上的隐私权“范围宽泛，足以包括妇女决定是否终止怀孕的权利”。罗伊案从此闻名，使全国范围内的堕胎选择合法化了。在此判例之前，将近2/3的州规定堕胎为非法，除非目的是保存妇女生命。罗伊案的判决使得这些法律都不再合乎宪法，并使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服务更加安全而容易获得。这个判决也成为最高法院后来的近20个涉及堕胎限制的判决的先例。——译者注

② 特丽·辛德勒·夏沃（Terri Schindler Schiavo）受脑伤后，其他人都认为她还有反应，但她的丈夫迈克尔·夏沃认为特丽的最大愿望是将进食管拔掉，法院支持这一主张而拔掉了她的进食管。2005年3月31日，41岁的特丽去世。——译者注

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在小布什的领导下，美国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根据“美国研究集团”（American Research Group）的调查，支持弹劾布什先生的美国人达到了令人吃惊的45%，其中包括13%的共和党人。对布什先生的厌恶现正腐蚀共和党的基础，《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佩姬·努南（Peggy Noonan）指出：“过去常常微笑着提起他名字的人，现在都双唇紧闭了。”

小布什总统职务内部分裂的最明显原因，是发生在伊拉克的灾难。长期以来，共和党对民主党的优势一直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如果你关注学校和医院的问题，那就把票投给民主党；如果你更关注如何使美国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更安全，那就投共和党的票。“9·11”事件使共和党的这一优势得到加强。共和党利用反恐战争，在2002年，随后又在2004年战胜了民主党。

但是，伊拉克战争已经因声名狼藉的宣传炒作（“使命完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能，而将这一至关重要的优势给葬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联合民意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赞成布什先生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的民意调查发现，54%的人认为，在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政府蓄意误导美国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联合民意调查发现，63%的受访者不相信布什政府会如实地向美国人民汇报其他国家可能造成的威胁。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布什政府，2007年7月25~26日的拉斯姆森民意调查发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偏向克林顿夫人的选民人数比偏向朱利亚尼先生的人数高出20~28个百分点。

小布什也主导了自他的得克萨斯同乡林登·约翰逊以来规模最大的政府开支增长，这引发了右派的愤怒反对。他给予处方药品的好处，是政府开支4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增加。他将联邦政府的教育支出增加了约60%，并且增加了大约7000页的联邦新规则法令。“增长俱乐部”的主席帕特·图米（Pat Toomey）说：“我对于小布什似乎完全放弃了有限政府的做法感到恶心。”

许多保守派活动分子宁愿将导致这一大灾难的过错一股脑儿只扣到小布什一个人头上——要么是因为他追求（旧保守派式的）愚蠢政策，要么是因为他蹩脚地追求（新保守派式的）明智政策。保守主义运动的教皇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说：“如果小布什是议会制中的领导人，那他就得退休或者请辞了。”前里根政府的经济学家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指责小布什“欺骗”了保

守主义运动。其他保守派则宁愿将过错扣到共和党头上。2006年选举过后，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认为，“我们得承认这是共和党的失败，而非保守派的失败”。但是两种观念都是不诚实的，我们针对的是一场运动，而非仅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位总统。

保守派不能将所有过错都扣到小布什头上，原因有二。第一，共和党的问题远比总统一人的问题严重得多。这些问题是嵌在他的政党之内的。对于最近发生的大多数大灾难，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要和与小布什先生承担相同的责任。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按部就班地拨出了比总统所要求的更多的开支款项。这届国会还以子虚乌有的桥梁和博物馆的名义，在开支法案上尽量多地揩油。1994年共和党接手国会的时候，有国会议员选区“标记”的国会工程项目数量是1300个，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4万个。

国会共和党多数也为小布什先生所有通往巴格达以及巴格达之外的道路而欢呼——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是共和党中数年来难得听到的批评小布什对外政策的声音。此外，像共和党的英雄人物汤姆·迪莱（Tom DeLay）和兰迪·“公爵”·坎宁安（Randy “Duke” Cunningham）的腐败，共和党与K街的说客形成的半腐败的制度性关系，使人明白小布什先生只是那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而已。

保守派也不能说小布什是像他父亲一样的乡村俱乐部共和党人。他是作为一位高度保守的总统在统治的，他竭力给予“那个运动”所需要的东西：为了新保守派的要求而入侵伊拉克——早在“9·11”事件之前新保守派就支持入侵，为了工商界和主张小政府的保守派而减税，为了社会保守派的要求而禁止联邦政府资助干细胞研究，为了满足蓝领共和党人而给予处方药品好处。

这种迎合保守主义运动的企图应为政府事实上的无能而负部分的责任。在从保守主义反权势核心中招募人才方面，小布什比之前的共和党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也意味着，选人常常看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能力和智慧。小布什政府有大约150名官员毕业于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创办的瑞金大学（Regent University），其中包括莫妮卡·古德林（Monica Goodling）。在参议院针对解雇9名美国法官的调查面前，她的表现是如此可怜。在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Rajiv Chandrasekaran）的《翡翠城里的帝国生活》（*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一书中，对伊拉克局势一无所知却占据高位的理论家比比皆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受到保守派基层的欢迎，这是他盘踞高位的原因之一。这些新保守派理论家制定了如此粗糙的

美国对外政策，如果有一位更实用主义的总统，肯定会打发他们走人。

陷入绝境

共和党的问题使得右派内部发生了一场有关如何使自己走出困境的内战。这场内战擦出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思想火花，证明右派在思想上依然有生命力。但是，党内战争总是使选民反感。而从扩大共和党联盟的观点来看，这场内战还有一个问题——错误的一方赢得了太多的战斗，不只是在移民问题上。

其中一场战斗是有关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的问题。主张小政府的保守派指责小布什背叛了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政府是问题之源而非解决问题的机构。主张大政府的保守派则反驳道，主张小政府的选民只有一小部分而已。一般公众强烈反对削减救济金——即使是给穷人的救济金。甚至有10%的共和党选民变成了“拥护政府的保守派”。小布什的前演讲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考虑的不仅仅是政治算计问题，他认为“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被证明是一种奇怪的理想主义，是一种让人怜悯窒息的理想主义”。

第二场战斗发生在社会保守主义问题上。自由意志论者认为，共和党过于受到像“关注家庭”的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这样老迈的社会保守派的控制，这些社会保守派代表不了普通的福音派基督徒，更不用说持中间立场的美国人。但是社会保守派反驳道，他们是递送选票的人，如果共和党只倚赖工商界保守派和自由意志论者的话，那它就玩完了。

第三场战斗发生在小布什先生的对外政策问题上，尤其是他对伊拉克战争死硬的辩护。有些保守派预测，“反恐战”将取代“反共战”，即使保守主义黏合在一起，又可以保证共和党享有对麦戈文化的民主党的长期优势。有一阵子的确如此。但是伊拉克持续的动荡局面加深了右派的分裂，分裂发生在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强调遏制是有价值的）与新保守派（他们指责五角大楼没有派足够的部队参战）之间，以及——更重要地——在小布什（他2009年就要下台了）与那些还想多延宕一些时日的政客之间。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几乎是在全面反叛白宫，约翰·沃纳（John Warner）、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皮特·多梅尼西（Pete Domenici）

等资深人物，示意他们已忍无可忍了，乔治·沃伊诺维奇（George Voinovich）则抱怨道：“乔治·布什挑起了这场战争。”

不要过度解读

人们总是倾向于对这样那样的危机解读过度。许多人已经宣布要为轰然倒地的右派军团举行最后的仪式了，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为拉撒路（Lazarus）^①举行的仪式。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曾用“死亡的右派”来预测同路人的命运，但恰是在那时，纽特·金里奇控制了国会。埃米特·蒂雷尔（Emmett Tyrell）曾描述了一幅保守派崩溃的画面，但恰是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却接踵而至。

对于保守主义运动正在崩溃的看法，当然有一些非常需要注意的大问题。

第一，民主党的好运更多地是因为共和党崩溃，而非民主党复兴。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民主党表达正面看法的人，自2001年1月以来实际上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对共和党表达正面看法的人则下降了15个百分点。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比小布什的白宫还不受欢迎，其受肯定的程度是35年中最低的。人们对民主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是否够格还将信将疑。

第二，美国人对民主党最钟爱的改善世界的工具——政府行动——仍然持怀疑态度。“民主军团”（Democracy Corps）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认为政府使人们在生活中更难取得进步的人数比例是57%，持相反观点的人比例为29%。同一民意调查发现，83%的人相信，如果政府手里有更多的钱，它就可能将之挥霍一空，这是10年之中反制政府情绪的最高点。美国并未进入一个自由派行动主义的新时代。

第三，民主党已经把许多战场让给了保守派。在自由派团体反对死刑或者自由派的持枪权问题上，民主党已退居次席。有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如蒙大拿州的布莱恩·施威泽（Brian Schweitzer），还被曝光持枪拍照。民主党的三大候选人争相证明自己有多么深的宗教情怀：克林顿夫人声称她是一个“祷告者”，曾经还考虑过做卫理公会的

^① 《圣经》中记载拉撒路是位麻风病人。耶稣曾对濒死的拉撒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说了这话，拉撒路就站了起来，病也全好了。——译者注